



镜头里的月与新生

东港中学七(4)班
 学生记者 张哲毓(证号D1116)

超级太阳风暴席卷太阳系的那一年，狂暴的高能粒子流击穿大气层短短数日，城市倾覆，原野焦枯，延续千年的人间文明轰然坍塌。

这场浩劫早有预警。秦博士数十年观测，精准预判了这场灭世灾难。在他推动下，全球联合敲定两套文明留存方案：一是地底枕栖避险计划，各国开凿千米深层地下穹顶，隔绝辐射、恒温稳压，为人类打造闭环生存生态；二是太空星盾防御计划，科研团队研发特制材料，在近地轨道铺展成巨型能量屏障，守护地底避难所的安全。

灾变来临前，我是空间站的值守人员，负责星盾屏障的日常巡检与数据校准。在此之前，我只是个偏爱用相机记录细碎美好的普通人：清晨的薄雾、傍晚的晚风、街边盛放的小花，还有父母温和安然的眉眼，都是我镜头里反复定格的风景。我曾以为，这样安稳温热的日常，会岁岁年年延续下去。

直到首轮太阳风暴降临，地表秩序瞬间崩塌，父母没能躲过浩劫，永远留在了灾变开始的那一天。

地表民众全数完成地底休眠后，我们也进入制式深空休眠流程。我穿好抗压防护服，核对完星盾运行参数与地底避难所的最后一次通信信号，躺进休眠舱。舱体自动密封、稳压、降温，程序锁定了百年休眠周期——按照设定，唯有全域灾变结束、系统统一解封，舱体才会开启，这是绝对不可逆的官方休眠机制。

没人知道，我的休眠舱藏着一处未被检测出的细微硬件隐患。长期太空服役的后置解锁卡扣轻微老化，在漫长的百年沉眠中缓缓脱扣，程序判定出现细微偏差，最终触发了意外解锁故障。当舱门轻轻弹开，冰冷寂静的太空气息涌入舱内，我才发现，自己竟在整个地球彻底沉寂的岁月里，独自提前苏醒。

透过舷窗望向熟悉的母星，大地山河全然陌生，没有半分旧世轮廓。看不见城市街巷，也看不见万家灯火，那些曾被相机镜头盛满的人间烟火，仿佛被岁月彻底抹去。我颤抖着启动了空间站留存的中微子摄像

机，试图从被掩埋的历史里，拼凑回一点遗失的时光。

画面里，是持续不断的太阳风暴反复冲刷星球。地表岩层剥落，城市残骸、路基断壁在高能冲击下逐渐碎裂；高空的星盾屏障也在经年累月的过载中崩解，无数特制材料碎片漂浮在近地空间。这些碎片、地壳岩土与旧文明残骸，在地球引力与宇宙力的拉扯下不断聚拢、压实，最终缓缓凝成了高悬夜空的洁白月球。

看到这一幕，整个人骤然僵住，心口像被无形的力量攥紧。原来今夜高悬的温柔月亮，竟是旧世界所有残骸的坟冢，是亿万人间烟火的残渣，是我曾记录过的所有美好，最终拼凑成的模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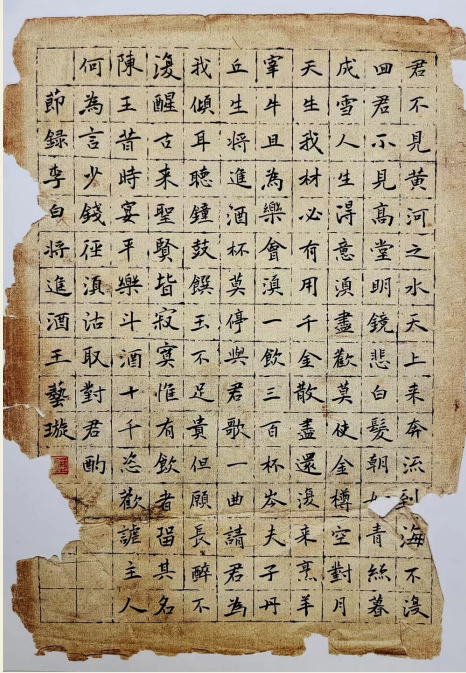
画面仍在向前推进。漫长的地质动荡层层碾压地底穹顶，那些曾承载着全人类希望的避难所，也在一次次地壳运动中坍塌掩埋。旧时代沉睡的人们，连同完整的人类古文明，彻底湮灭在岁月深处，断代无存。

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直到镜头里的荒芜大地慢慢冒出了第一缕绿芽。紧接着，丛生草木破土而出，新生异兽在原野上奔跑；再往后，荒原上出现了人类活动的痕迹：简陋的聚居营地、开垦的土地、石制工具，还有袅袅升起的炊烟。

一代又一代人，从蛮荒中摸索生存，从原始走向群居，从部落走向城邦。他们不知道地底埋着古老的文明，不知道夜空的月亮是旧世的遗骸，更不知道曾有一代人，拼尽全力想要留住人间。

我举着相机，透过舷窗，第一次为新世界按下快门。镜头里，朝阳正缓缓升起，洒在新生的山河上，草木舒展枝叶，远处的村落里，人们正笑着迎接新的一天。紧绷的心口慢慢松缓下来，我终于明白，旧世界的落幕固然遗憾，但秦博士的计划、星盾的牺牲、前人的蛰伏，从来都不是无用的徒劳。它们碎了、散了，化作星盾守护大地，终究换来了星球重启，换来了人间再燃烟火。

旧景湮灭，故人远去，曾经的文明归于尘土。但大地生生不息，生命从未断绝。山河崩塌又重塑，文明覆灭又重启，世间有形的一切都会老去消散，唯有生命往复更迭，绵延永恒。



仿古书法作品

东港中学七(2)班
 学生记者 王艺璇(证号D1106)

老鞋匠

东港中学七(4)班
 学生记者 於思思(证号D1115)

老家巷子的拐角处，立着一棵苍劲的老梧桐树，枝繁叶茂，撑起一片清凉。树影下，常年摆着一张掉漆木凳、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，还有一台磨得光亮的老式修鞋机，这是老鞋匠爷爷的修鞋摊。他沉默干瘦，如同这棵老梧桐树，守着一方小天地，做着平凡却最令人尊敬的事。

爷爷年过七旬，深褐色的脸庞像被日头晒透的老树皮，沟壑纵横的皱纹里，藏着岁月的痕迹。他总戴着一副镜腿缠满胶布的老花镜。最让人难忘的是他的手——指关节粗大变形，掌心叠着厚厚的老茧，指甲缝里嵌着胶水，粗糙得如磨砂石。可这双手，总能让破旧的鞋子重焕生机。

那年深秋回老家，我脚下的运动鞋突然开胶断裂。冷风卷着梧桐枯叶在巷口打转，我提着破鞋，站在原地急得眼眶发红，手足无措。

“嘿——过来！”一道沙哑却温和的声音缓缓传来。我抬眼望去，老鞋匠爷爷正坐在树旁，朝我轻轻招手。阳光透过叶隙洒下碎金，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格外慈祥。

我站在原地，有点局促，平日里是极少麻烦陌生人的。望着手中的破鞋，我犹豫再三，才慢慢挪动脚步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走近小摊，提鞋的手微微发紧，然后将鞋递过去。

爷爷接过鞋子，眯眼细细端详，粗糙的手轻轻摩挲着裂口，柔声安慰：“别急，能修好，误不了事。”这句话像颗定心丸，瞬间抚平了我心底的慌乱。只见他先抹上胶水压紧裂口，过了会儿，又拿起锥和线细细缝合，锥子在鞋子上来回穿梭，每一针都扎实规整。他低头专注劳作的模样，仿佛在雕琢一件珍宝。

不多时，鞋子便修好了，针脚细密平整，全然看不出破损的痕迹，我连忙掏钱递给他，爷爷却笑着摆摆手说：“乡里乡亲的，不用这么客气！”我不好意思地穿上修好的鞋子转身离去，回头望去，爷爷又坐回了木凳。

这个平凡的老鞋匠，用一双粗糙的手，一颗热忱的心，在平凡的角落里坚守善意温暖人心。他如巷口的老梧桐树，不张扬不耀眼，却在默默奉献着清凉。

面馆里的暖光

东港中学七(6)班
 学生记者 王梓涵(证号D1128)

很多人说，为国家做巨大贡献的人值得敬佩，但我觉得，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，也有着令人动容的闪光点，同样可敬。

那是个下雨天，雨滴裹挟着初春未散的寒气，在伞面上敲出有韵律的音符。我一手扶伞，一手攥紧口袋里仅剩的二十元钱，走进一家面馆。

“老板，来一碗面！”我嘴上喊着，手上动作不停：收伞、放书包，一气呵成。这时，从后厨走出来一位阿姨。她穿着一件旧围裙，手持锅铲，一双眼睛笑眯眯，神色和善。最让人注意的，是她嘴边那颗大黑痣，大得出奇，黑得油亮，痣上还长了一小撮毛。她说话时，那颗痣也跟着轻轻晃动。

“小姑娘，想点什么呀？我们这儿有特色牛肉拉面，鲜得很！还有……”她喋喋不休地介绍着，仿佛在推销什么稀世珍宝。我试探着说：“炸酱面可以吗？”她愣了一愣，随即笑起来，嘴角的痣也跟着舒展开来。“这有什么难的！你等着，这就给你做！”

她又回到后厨，我好奇地凑上去，从

仅有的一扇小窗往里看。只见她手里不断揉着面团，一折一拉、一折再一拉，细细的面条就像变戏法一样，整整齐齐码在了案板上。暖黄的灯光落在她脸上，我看见她嘴角的痣，在热气里若隐若现。

不一会儿，面就做好了。她先用一个大抄网兜住面条，放进大铁锅里煮着，接着就是开火、倒油、切葱姜蒜，舀一勺料汁，再倒入葱姜末，香味一下就飘了出来。随后又捞出抄网里的面条，放进锅里不断翻炒，并加了黄瓜丝、胡萝卜丝。最后，她拿起锅，把面倒入盘子里，端到我面前时，我看见她嘴角的痣上沾了点面屑，她不好意思地擦了擦，笑着说：“快，趁热吃！”

我等不及了，马上狼吞虎咽起来。她站在一旁，笑着，给我递了一杯水。等我吃完准备付钱的时候，她却笑着把钱推回我手里，嘴角的痣随着她的笑容轻轻晃：“小姑娘，看你的手生冻疮了，阿姨不收你的钱啦！”我愣在原地，半天没反应过来，只觉得手里的钱，比什么时候都沉。

那个雨天，面馆里的暖光，她嘴角那颗带着温度的痣，从此便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。